

当阴谋造就了婚姻，婚姻便成为一具空壳
当感恩成为婚姻的纽带，婚姻便成为沉重的债务
当利益支配了婚姻，婚姻便是人生永久的悔恨
中国式的婚姻，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

济南出版社

慧敏 / 著

HUNYINDIXIAN



婚姻底线

当阴谋造就了婚姻，婚姻便成为一具空壳
当感恩成为婚姻的纽带，婚姻便成为沉重的债务
当利益支配了婚姻，婚姻便是人生永久的悔恨
中国式的婚姻，你的底线到底在哪里

济南出版社

慧敏 / 著

HUNYINDIXIAN



婚姻底线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婚姻底线 / 慧敏著. — 济南: 济南出版社, 2008.3
ISBN 978-7-80710-533-6

I. 婚… II. 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9134 号

责任编辑 朱 琦
封面设计 侯文英
出 版 济南出版社
(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编 250001)
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 (0531-86131731)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山东省恒兴实业总公司印刷厂
开 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28
字 数 410 千字
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710-533-6
定 价 38.00 元

盘点婚姻，寻找底线……

多元的感情方程

忠诚、背叛、无奈、迷乱……

饮食男女众生相

现代婚姻浮世绘



第一章

夕阳的余晖,斑斓如彩。车水马龙的城市,呈现着繁华的景象,也张扬着欲望的阴影。

时值初夏,黄昏渐浓,理工大学的校院内,树木葱郁,曲径通幽。透着学府气息的花园中,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,有的坐在石凳上读书,有的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。

林荫道上,宗志伟西装革履,他身高一米七五,胖瘦得体。虽然人到中年,身材却很挺拔,扁平的肚子,宽阔的胸膛,饱满的肩膀,柔韧的腰板,异常地书意缱绻。宗志伟边走边打电话,不时地和向他问好的学生招手。

电话通了,没人接,宗志伟微微皱了皱眉头。这时,有位女生向他走来,把一部书稿交给了他,见他打电话,用手打着哑语,小声地:“宗老师,我先翻译了一部分,你看行不行?”

宗志伟很自然地笑着,浏览了一下,向女学生投去了赞赏的目光,温声说:“回头电话约你啊,刘玲。”

二十四岁的女学生刘玲,青春靓丽,学生气十足。她是宗志伟的研究生,专攻自动控制化专业。刘玲莞尔一笑,把书稿从宗志伟的手中拿回来,说:“宗老师你有应酬吧?回头我再给你,好不好?”刘玲说完摆摆手,欢快地走了。

刘玲的善解人意令宗志伟有些动容,望着她背影的目光溢出了一缕深意。这时,刘玲也回过了头,师生距离不远,相视一笑,很纯粹的神



情。

位于城市近郊的玉树临风别墅区，三面环山，高低错落，透着富有的气派。别墅区的四周，仿欧建筑就像山坡上的奇石，涂脂抹粉后，倒也别开生面。此时，钱贤正在电脑上写作。电话响起，她条件反射般地回了下头，却没有动身，等敲下一行字后，才几步奔到电话前。

“喂？你好！哪位？”钱贤语气温和而礼貌。居家的她一身休闲衣着，她不是很漂亮的女人，但举手投足间，荡漾着文化的气息，温善的笑容，使她颇有女人味。

“哪位？你以为是哪位？是我！你在干吗呢？怎么才接电话！”宗志伟几乎要怒发冲冠了。他强挤着笑容，应对着从身边走过的人。

钱贤笑了，说：“哦，刚才接宗义的电话了。”又急忙补充说，“儿子打的是我的手机。”

“是吗？儿子打你手机，是怕你不在家啊！儿子说什么啦？”宗志伟得意地笑着。

钱贤一怔，说：“让我给他送些吃的过去，学校的伙食太差了。”

“是吗？昨天不是刚送去一大包火腿肠吗？”宗志伟冷笑着说。

钱贤很为自己的多此一举懊恼。但她仍旧平心静气地：“今天儿子要的是小食品，和你一样，他喜欢吃干果。”

“那好啊，我这就去买，马上给儿子送去。”

“我已经买了，回头我给儿子送去吧。”钱贤的语速很快，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她打开一个方便袋，见里面有不少的干果，才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。

宗志伟笑了说：“那好啊？那我这就给儿子打电话，让他到传达室等着。”

钱贤懊恼无比，正想着怎样说，手机响了，她拿过来一看，故意地大声说：“宗义，妈明天给你送小食品啊，你等会儿，我正接你爸电话呢。”又对话筒，“宗志伟，儿子来电话了。”

“我有个应酬，不回去吃饭了。”宗志伟怕儿子听见，没有再追究下去。

钱贤说：“那你少喝啊，早点回来。”望着墙壁上的书法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哎，宗志伟，高英老师说让我给她求幅字的，你问她写什么？”





宗志伟怔了一下,这才想起高英求字的事。那次高英去他家,看到了悬挂在客厅里的那幅书法,说她很喜欢楷书,让钱贤向那位书法家求一幅。宗志伟说:“她喜欢杜牧的那句‘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’,就写这吧。约定时间到了,挂了啊。”

挂了电话,钱贤忙打通了儿子的手机,说:“儿子,妈对你说个事啊,要是你爸给你打电话,问你刚才打没打我的手机,你怎么说啊?”

校院内,读高一的宗义和同学们正在食堂吃饭。宗义长得很帅,浓眉大眼,风华正茂。他边吃边笑着说:“妈,你放心,我会为你摆平老爸的。”

钱贤又说:“宗义,刚才你爸来电话时,妈正写东西,怕思绪断了,想……”

宗义抢过说:“妈,你听我总结一下啊,你怕中断思绪,就系个扣再打电话,老爸又穷追不舍地寻根问底了,你就说刚才接宗义的电话了,儿子打的是我的手机。是不是啊?妈,放心吧,我会摆平老爸的!”宗义拍了下同桌吃饭的男同学,冲着刚进餐厅的一位漂亮女生,挤眉弄眼地笑着。

钱贤忽然被感动了,显而易见,这是她和儿子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。

书画市场的大楼上,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。大小不一,规格不等的画廊,正在关门闭窗。

宏雅斋画廊老板王宏,关好门窗后,匆匆下楼,直奔车库而去。坐进车里后,王宏拨通了宗志伟的手机:“宗哥,王宏,我去接你啊。”

宗志伟正和高英说笑着,三十岁的高英,是离异的女人,她身材高挑,漂亮而时尚,很有个性色彩。高英虽然是教语文的,但很能和宗志伟谈得来,没事就找他聊天。

宗志伟笑了说:“我去接个电话啊。”

高英打趣说:“宗大教授可别搞‘家里红旗不倒,外面彩旗飘飘’那一套啊。”说完摘下一片树叶,放在手心里一吹,树叶飘落得很优美。

“我就是想飘一下彩旗,也得飘你这美人教授啊!”宗志伟一笑,是那种洞察心性后的笑,很诡秘。



高英抬头直视着宗志伟：“那你就等我有心红杏出墙时飘一下。我走了啊，快接电话吧。”眼神里流露着无限的爱意，但那只是像流星一闪，很灿烂地划过心空后，便归于平静了。

两人微笑着挥手告别，看似无意的相视，但眼神里却沉潜了一缕对彼此的崇慕。

宗志伟回过神，对着手机说：“王宏，在哪儿啊？”

路上车水马龙，红灯亮了，王宏急忙刹了车，说：“宗哥，你干吗哪！通了半天才说话。你等着啊，我十分钟就过去了。”

宗志伟来到校院门口，环顾着街道，眼下正是交通高峰，他皱着眉：“我还是打车吧。去哪儿？”

绿灯一亮，王宏就急速地融入了车流：“带你去一个新地方，绝对上档次，皇宫大酒店。”

宗志伟向学校外面走着：“怎么不去你哥们的鑫源了？”

“你不是早就想吃海鲜吗？听说那里的海鲜很有味道。”

“你还请了谁？”

王宏话里有话地笑了说：“有我的一个好哥们，你有要请的就带着，宗哥。”

宗志伟笑道：“你小子别想歪风邪气啊。就请我一个吧，也好省省你的钱。”

王宏认真地说：“叫上钱姐吧。好长时间没见姐了，怪想念哩。”

“该不是想找你钱姐买画了吧？”宗志伟站到马路边，向一辆驶来的出租招手。

“不是，真想钱姐了。我给她打电话。”

“她有事，改天吧。再说，我的事不想让她知道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宗哥。那你就打车吧，我去酒店等你。”

王宏驾车拐向了另一条马路，直奔医院而去。

停在宗志伟面前的是一辆黄色出租车。

司机是个小伙子，他的光头伸出车外，就像一个没长成个的南瓜。司机打开车门，冲宗志伟示意坐车。

在司机伸出的胳膊上，宗志伟看见了他手腕上刺着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。宗志伟本能地回绝了，他友好地说：“对不起先生，我在等人。”





司机一摔车门，冷笑了说：“我是先生吗？喊！我要是先生，你们他妈就是先生的孙子了！”说完有些气急败坏地踩了下油门，扬长而去，丢下了一句国骂。

宗志伟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无奈地苦笑了。正想再招出租时，一辆小车在他身边停了下来。

一个很有派头的中年男人走下车，屈身致意，伸出手：“宗教授，你好！”

宗志伟怔了怔，忙伸出手：“你好！亓老板！”

“叫我亓建明吧，宗教授。”亓建明递上烟，“你这是去哪里？”

宗志伟接过烟：“有个朋友请我去皇宫大酒店吃饭。”

亓建明急忙给宗志伟点上烟，打开车门：“我送你去，宗教授。”

宗志伟不好推迟，上了车：“那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亓建明说：“我正好要拜见你呢。亓坤最近学习怎么样？我也顾不上他，手下有好几座楼盘要做。”

亓坤是亓建明的儿子，现在读大二，整天不是去量贩式歌厅唱歌，就是下酒店去咖啡厅，要不就带着女孩子玩。亓建明为此苦恼不已，他托宗志伟买书画，或者请他去搞设备检测，走的是曲线救儿的路线。

“我找他谈了几次话，现在好多了。”宗志伟有些魂不守舍，高英的神情老在眼前闪烁。

“宗教授，现在，我的人生追求就是把儿子培养成博士，花再多的钱也不要紧。我拜托您了，宗教授。”亓建明一脸诚恳。

宗志伟看了眼亓建明，把冷笑凝固在嘴角上：“我会尽责的。”

亓建明笑笑：“宗教授，我还得求您给联系买幅名画。还有，有空再劳驾您去看一下设备。”

“你去画廊买就是。文化市场画廊多的是。再说，我也不大懂画。”宗志伟把烟蒂弹到了车窗外。

亓建明的目光随着烟蒂落了落，又收起来，心想教授也不过如此，就笑了说：“现在的画市很乱，鱼目混珠，赝品真迹你根本分不清。您要不是有个开画廊的朋友，我想麻烦您都麻烦不上呢。”

宗志伟侧目一瞟：“你想收藏？”

亓建明一笑：“我没那份雅兴，还是送礼用呗。”



宗志伟饶有兴趣地问：“送张破纸能管用？”

亓建明爽朗声大笑：“你不懂啊，宗教授。书画素有软黄金之美誉，现在送礼送名人书画很时尚，送者既光明磊落又能一钟见血！你想啊，送墨宝的心态那是啥成色？那是送文化下乡的感觉啊！收者既心安理得又书香溢面，你想啊宗教授，收藏墨宝那又是啥成色？那是书香门第的作为啊？”

宗志伟也笑了，说：“你这么一说，这软黄金成变色龙了！我看看吧。”

皇宫大酒店位于风景区周边，依山而建，红黄相间的房子，两层建筑。前边是一条宽敞的大马路。正是饭时，酒店前停着各种车辆，仍有车辆陆续地开了进来。服务生们指挥着停车，动作很是规范，像训练有素的交警。身着旗袍的小姐，笑容可掬地向里面迎着客人。彩色的滑车穿梭而行，负责把客人送到约定的房间。

亓建明了下车，为宗志伟打开车门，毕恭毕敬地：“宗教授，下次我也在皇宫设宴，您可一定要赏光啊。”

王宏随后就到了，等亓建明的车走远后，他才来到宗志伟面前，说：“原来宗哥有专车送啊！”

“学生家长碰见了，就非要送。哎，王宏，我又给你谈成了一单生意。”宗志伟笑容满面，眼神在身着旗袍的女孩子身上游动。

王宏看在眼里，暗自嗟唏，他为钱贤担忧。这种情绪，每每请宗志伟吃饭，王宏都会经历一番，但他更多的是高兴，食色性强的男人好共事啊！“那真是谢了！宗哥，你先去临江仙房间喝茶，我等一个哥们。”

宗志伟笑了问：“该不是女哥们吧！”

“男哥们，就是鑫源的杨哥。你认识他吗？宗哥。”

“不认识。你请他有事？”

王宏见宗志伟疑惑地盯了自己看，忙说：“没事，没事。两人喝酒不热闹，杨哥很文化的，绝对儒商一个！”手机响了，他看看号码，对宗志伟一笑：“我老婆的。”到一僻静处，开口就说：“有事吗？操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我有个应酬，这会儿正在酒店呢！那好吧，以后有手术早打招呼。好，你别管了，我给闺女打电话吧。”王宏又给家里打电话：“闺女，我是你爹，





你爹妈都有事,你自己吃好,学习好吧。”

宗志伟笑了说:“你小子倒是个称职的爹。”

此时,某大医院手术室准备间里,张春梅挂了手机,便和姜峰看起了片子。张春梅三十二岁,她身材高挑,眉目清秀,身着医生的工作装,更别具了职业女性的美。三十六岁的姜峰,正值事业和生命双峰并驾齐驱的岁月,他身高一米七五,虽然有些瘦弱,但学养滋补了他的气质,使得他男人的情致便多了些文化的沉淀。

准备好后,张春梅和姜峰双双进了手术室,张春梅主刀,姜峰站在一边神情专注地看着,张春梅娴熟地为病人做着手术。姜峰不时地看眼张春梅,向她暗投着欣赏的目光。手术很顺利地完成了,张春梅和姜峰并肩走出手术室,换掉衣服后,两人对视了一眼,便向医生办公室走了。坐下后,张春梅神情有些黯然,她双手揉着额头,用大拇指掐着太阳穴。姜峰洗了洗手,在衣服上擦着,望着张春梅,眼神里充满了关切的询问。

张春梅从抽屉里拿出毛巾,递给了姜峰:“还是医学大博士哩,咋和农家大哥一样?”

姜峰笑笑说:“没办法,农民的习惯早已浸入到骨子里了。你不也一样么?‘哩’和‘咋’也是不离口吗?三代才能出落个贵族啊,让咱们的孙子脱胎换骨吧!”

张春梅惊觉地望了眼门外。正是晚饭时间,病房的走廊里,病人和家属们,端着各种不同的餐具来回走着。张春梅笑了说:“少开玩笑啊!哎,姜大夫,那天见面感觉如何?”

“没感觉。除了张春梅,我对所有的女人都没有感觉。”姜峰认真地说。

张春梅看着姜峰,是审视的目光,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大胆地看他。见姜峰红唇白面,工作装没有系扣,敞着怀,里面是一身极清爽的衬衫和西裤,戴了一副金框眼镜,他看她时的眼神含着几分温绵。张春梅心里一动,却说:“你知道的,我和你不可能。”

姜峰急声说:“不就是王宏供你上了大学吗?这是买卖婚姻,你知道吗?张春梅!亏你还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人!”



张春梅起身关上了门，悲凉地说：“是我命不好。”

姜峰激动地：“不是你命不好，是你们家太贫穷愚昧。”

“木已成舟。姜峰，就算为了我女儿吧。”张春梅声音哽咽了，她把脸转向了窗外——花园里，大病初愈的病人在散步，他们步履发虚，一脸的茫然。张春梅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。

姜峰在张春梅对面坐下来，沉闷一会儿，说：“我知道你为什么长叹，岁月很匆忙的，它不会在生命面前停一秒钟。我把王宏供你读大学的费用如数退还给他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”

张春梅一怔，苦笑了问：“你准备还他多少？”

姜峰脸有喜色，低头掐指算了一会，说：“我读了四年本科，两年研究生，两年博士，求学八年，大致花了十五万吧。那我就给王宏这个数，怎么样？”

张春梅摇头叹息，眼里一片迷茫，说：“王宏不在乎钱的，他的画廊、他的别墅、他的车，你算算能值多少钱？”

姜峰惊诧地望着张春梅，半天才说：“是，我没有他的财力。可我有知识，我爱你，这些资源能开发出更丰厚的有形和无形的财富。嫁给医生，其人生质量，远远要比嫁作商人妇高得多！”

张春梅迎着姜峰的目光，深情地注视着，无言胜千语。姜峰不由得伸出手，一把抓住了对方，他顺势起身转到张春梅身边，拉起她并用力地抱在了怀里……

这时，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，张春梅急忙挣脱开姜峰的怀抱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，你好，这里是妇科病房。”

王宏站在背影里，捏着鼻子说：“你好，请问张春梅大夫在吗？”

张春梅在手机里说：“我就是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“哦，你就是啊！她不是有急诊手术吗？”

“你是哪位？想看病吗？”

姜峰说：“这人神经，别理他。”

杨树摇下车窗，向外看了看，疑惑地看着王宏。

王宏笑道：“出来吧，你不用搞地下党了，钱姐没来。”

杨树很失望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王宏说：“遵照你的旨意，我装着漠不关心地样子，说‘叫上钱姐吧。





好长时间没见姐了，怪想念哩。’可是，她老公说‘她有事，改天吧。再说，我的事不想让她知道。’你说，我还能说啥？杨哥，改天咱们单独请钱姐吧。再说，和宗志伟凑一块儿，也不好掌握场面。他这个人，你是不知道，说话从来都是质问式，有追根究底的毛病。”

杨树从车里下来，点烟抽了一口，无不失望地说：“你不明白，她真该来的。”

王宏笑着：“杨哥，怎么样？有信心打败她老公吗？”

“侧面看，那家伙长得倒是有人样。要看看他肚子里的东西，是不是和教授身份相符。”

两人边说边走，王宏说人还能有啥东西？不就是食色之类的那些玩儿意吗！见杨树观察着酒店的外景，心不在此，王宏说：“杨哥，宗哥又给我谈成一单生意哩！”

“那家伙也做生意了？”

“偶然为之，说有个学生家长托他买画。”

“那个学生家长肯定有求于宗志伟。”

“咱不管哪些烂事，有钱挣就行。”

杨树因为钱贤没来，有些打不起精神，闷闷地向房间走着。王宏笑了笑，唱道：我们都不年轻，我们依旧相爱，我们刻骨铭心，我们一起感受这美好的爱情。唱罢，说：“你太含蓄了杨哥，你想从宗哥的口中了解钱姐的婚姻状态，以便能有的放矢，把你对她的爱有效地发展成婚姻。可能吗？你要是爱她，管她的婚姻美满不美满干吗？”

杨树深吸了一口烟，说：“不能让爱做主啊！挽救婚姻和破坏婚姻，性质不同，前者是对人伦道德的完善，后者有悖社会公德。”

王宏不屑地笑了，学着广东话说：“看不懂啦！你们这些中年人哇！”

杨树小声说：“你介绍我时，可要得当些啊。你知道那个教授的毛病。”

王宏笑道：“放心，咱是做啥的？商人啊！左右逢源。”

房间装饰得很有文化品位，四壁悬挂了书画。翰墨的神韵和佳肴的质感，倒也相得益彰。进去后，三人见面，彼此握手寒暄。王宏分别把杨树和宗志伟做了介绍。

杨树收回打量的目光，递上烟，笑了说：“宗教授你好，名不虚传



啊！”

宗志伟一怔，问：“哦？是吗？你听说过我？名在哪里？实在何处？”

杨树很懊恼，他想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？但他很快就调整好了心态，笑道：“王宏把你视为楷模，一天到晚地赞美宗教授。”

宗志伟转向王宏：“是吗？王宏，你赞美我什么？”

王宏急忙说：“宗哥还用语言赞美吗？人在这亮着哩！学问在那摆着哩！你一来就把这世俗中的人压下去了。你看来这里的人，几个不是大腹便便，脑满肠肥的？你看宗哥西装革履，帅气得无与伦比啊！”

宗志伟哈哈大笑了，说：“你小子忽悠我没用！你和杨兄透着成功人士的派头，我不过是个穷教书匠而已。”

这时，杨树适时地一笑，说：“王宏是个人物，我不过是个老打工仔。”

宗志伟说：“是吗？咱们都是打工仔，我不过是给公家打工。杨兄敢情是给自己打工吧？瞧你这身名牌，打工仔有几人能穿得起？在哪得意啊？杨兄？”

杨树沉哦了一下，说：“下岗工人，混碗饭吃而已。再说了，即便是像王宏这样有车有别墅的人，其社会地位也不能和大学教授同日而语啊！叫我杨树吧。”

宗志伟笑了说：“好！那咱就称名道姓。社会分工不同，我听王宏说你也是个儒商呢！果然气度不凡。”

王宏脱口道：“那是，杨哥好书啊！家里藏书万册啊！”

宗志伟忽然来了兴致，问：“是吗？还说是打工仔？打工仔整天为生计奔波，哪有心思闻书香？吃饱肚子就不错了，还能买得起书？”

杨树点了一支烟：“你听王宏瞎说！我那几本书都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。”

宗志伟沉了沉，说：“是吗？你也喜欢淘书？”

王宏插道：“何止是喜欢？简直是走火入魔了。”

宗志伟说：“钱贤也是个淘书迷，倒是淘了不少好书。”他弹下的烟灰落在了茶杯里。

杨树故作惊讶地：“哦？宗夫人也喜欢淘书？”示意服务员换掉茶杯，心里萌生了一丝蔑视。





宗志伟端起茶杯，一口灌了下去，抹了下嘴，说：“她这个臭毛病，我说过多次了！旧书摊上的书不干净，谁知是什么人动过的书？上面有没有病菌？我有个学生因为读淘来的书，被传染了肝炎呢，现在还休学在家。杨树，你得注意啊。”

杨树把茶杯在嘴边一沾，不动声色地咽下，说：“我淘来的书，都是消了毒的。”

宗志伟笑了说：“消毒？除非是高温消毒才行。再说总不能用水煮吧？”

王宏笑道：“我老婆在医院工作，干嘛嘛方便，杨哥淘来的书，都是她拿到医院里给消毒的。”示意服务员续上茶。

接着杨树就介绍了张春梅。他意在抛砖引玉，让宗志伟多说说钱贤。可是，宗志伟却说起了教育的事，像大学扩招的危害，艺考的弊端，教育资金的外流等。

王宏点了很高档的酒菜，要了一份红烧刺参，一份中华鲟。还有其他上档次的山珍海味。杨树一笑：“王宏，干嘛这样破费，随便吃点就行了。”

“我请两位大哥，是想借宗哥身上的学术气，陶冶一下自己的情，借杨哥身上的书卷气，驱散一下商人味。”王宏的神情很真诚。





第二章

酒过三巡时，王宏身上的商人味就露出来了。

杨树和宗志伟因为话很投机，便离开酒席坐在房间的沙发上聊。两人时而开怀大笑，时而点头称是，他们聊得无比尽兴。

王宏回望了一下，见他们的心思不在酒桌上，便指那盘红烧刺参，对服务员说：“小姐，这菜有问题啊！”

服务员是个胖胖的小姑娘，就弯下身子，将鼻子凑近盘子闻了闻，说：“没有味道啊，领导？”

“就是因为没有味道，我才说它有问题！”王宏言冷神正。

胖姑娘神色不安了，她又把身子弯了几度，鼻尖几乎碰到海参了，说：“真没有别的味道啊，领导？”

王宏把盘子往一边推了推，说：“你别把鼻涕弄到里面啊？去去，把你领导叫来，有你这样服务的吗？”

胖姑娘羞得脸色绯红，仍旧和颜悦色地说：“领导，对不起，你们已经食用了，再换掉是不可能的。再说，干嘛食用了才说有问题？”

王宏一拍筷子：“笑话！不食用哪里知道有问题？你少废话，去叫你们领导来！”

胖姑娘无奈，只好喊：“程领班，你过来一下好吗？”

领班叫程小罗，她身着藏蓝色的职业裙装，内套白衬衣，扎了一条红色领带，脑后挽了个发髻，容颜娇美，很让人疼惜的模样。

程小罗站在王宏面前，躬身问道：“领导，请问您有什么问题？”

王宏一乐，笑了说：“领班也叫我领导啊？呵呵，这称呼倒是很受用，





我成了领导的领导啦！”

程小罗很职业地笑着：“领导，您有何吩咐？”

王宏又是一乐：“呵呵！既然是领导，那就领导一回吧。是这样，小姐，这道菜留素不好，墨分五色，你看看一点神韵也没有。”

程小罗怔怔地望着王宏，片刻便释然了。她笑笑说：“你看这些海中珍宝，满腔未酬的壮志化作了盘中餐，它哪里还有神韵？黑、红两色对比强烈，更加重了它的感伤，您说是不是？”

王宏一时呆住了，常年做书画生意，被翰墨熏陶出了几分艺术性情，他本来想借着调侃，缓和一下气氛。刚才他已经和那个服务员吵得面红耳赤了。王宏没想到程小罗伶牙利齿，居然把这盘红烧刺参说得如此声情并茂。但是王宏毕竟是商人，就笑笑说：“小姐，你把这些海参艺术化了！但它确实有问题，味道不佳不说，有可能是冷藏时间过长，要不就是坏了。”

“不会的领导，我们这里的海产品都是新鲜的。”

“那你告诉我，是从哪里进来的货！”

程小罗仍旧是笑容可人地说：“这不是我分内的事，领导。”

“那你说说，你分内的事是啥？”王宏煞有介事。

“就是为客人做好服务，并及时合情合理地解决问题。”

“那好，我的问题是这道菜有质量问题。”

程小罗沉默了，但脸上仍旧是很职业的笑容，美丽却不生动。

这期间，杨树和宗志伟在说萨达姆被判绞刑的问题。在杨树看来，宗志伟虽说是理工大学的教授，但他的历史知识，文学修养却也有些造诣。显然，杨树对宗志伟有了些好感和理解。而杨树不凡的谈吐和见解，留给宗志伟的印象也是很纯粹的文化味。品味相投，所以他们没有听到王宏和程小罗的话。

复又来到席位上后，杨树举起酒杯：“宗教授，我先喝为敬。”

宗志伟也端起酒杯：“同喝为敬！”

于是，两人同时一饮而尽。放下酒杯时，杨树见王宏用手指敲打着桌面，一幅得意洋洋的样子，就知道他的商人气来了。杨树暗中捅了下王宏：“干嘛呢？”

王宏笑着瞄了眼程小罗，说：“领导布置工作哩！”

